

解封

Original 邓安庆 邓安庆 4 days ago

DENG AN QING — 邓 安 庆 —

小说书写者的生命中很少有所谓浪费这件事

春水流

黄格选 - 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



一大早我就起来了。下楼第一件事情是去前厢房，父亲才起床，见我进来，咧嘴笑道：“儿哎，你么起多早嘞？”我伸手说：“把你买的药包装盒给我，我拍个照。”父亲一听就明白了，立马打开床头柜，拿出几个药的包装盒给我。

我拿到堂屋来，借着晨光，一一拍好照，发给堂哥，另外按照父亲的嘱咐，列出需要购买的清单：“复方雷尼替丁胶囊四盒，诺和针一盒，格列吡嗪片三盒，精蛋白生物合成人胰岛素注射液四盒，盐酸雷尼替丁胶囊五瓶。”

母亲从后门口过来，手里拿着一把刚从菜园摘的生菜。她探头问：“你们在做么事？”我说：“爷的药没得了，那个打胰岛素的诺和针用完了，镇上买不到新的，我就问堂哥能不能买到。他不是街上么，来回都方便。”

母亲瞪了父亲一眼：“你啊，趁着你儿子在屋里，一天到黑让人家花钱！”父亲捏着药盒递过去给母亲看：“这些药又不贵，再说真快用完了……”母亲继续瞪他：“过去说！又是要你儿给你买无糖奶，又是要你儿给你买这个药那个药……”

见父亲脸色发窘，我起身把母亲往灶屋推，“妈哎，没得事。又花不了几个钱。你莫说咯。”母亲没奈何，看我一眼，“你啊，太宠他了。他就跟个细伢儿一样，你越娇惯他，他越有事找你。”说完，又瞪了父亲一眼，转身去灶屋了。

我们又回到堂屋坐下。堂哥回微信过来，问：“真需要买那么多盒吗？这几天马上就要解封了，到了3月15日左右，估计就能到街上来了。现在要是买药的话，药店坐地起价，会贵好多哩。”

然后他让我问父亲药能否撑到15号左右，父亲一听完，忙说：“那就莫麻烦他咯！我的药够。到时候我们自家去就行。”跟堂哥转述了父亲的话，堂哥说好，“那等15号左右看情况，如果那时候还没解封，我再去药店看看。”父亲把药盒拿起来又放进床头柜，“那就我们再等等看。”

吃早饭时，隔着窗户，听到垆路上的人说垆口的面包车撤到一旁了。我跑到阳台上看，挡路的车子果然没有了，平日戴着红袖章执勤的村干部也没看到人。我又想到垆微信群里发送的《武穴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有序复工复产复市工作》文件，看来真的是慢慢松动了。

平日冷清清的垆路上，人逐渐多了起来，大家的脸上流露出兴奋的神情。他们聚在一起，有人高声说：“我看到铲土机咯，估计去别的垆，把那堵在路上的土堆铲掉。路上车子也多咯！”另外一个人点头道：“哎哟，再关下去，人都要疯咯！天天吃了困，困了吃，坐吃山空，人都胖了十几斤。”大家听完，哄地一笑。

我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开始网上办公。虽说在家里，要做的工作并不会比在北京工作时少。忙到了中午，身体乏力，眼皮沉重，精神头很差，看要处理的文件时，无法静下心来，额头开始有些发热，我心想是不是发烧了。

吃午饭时，跟父母提起自己的身体状况。他们关切地看着我，母亲说：“又是感冒咯，这个气节冷冷热热的。”父亲说：“你多喝开水！”吃完饭，上楼来一边继续工作，一边拼命地喝热水。到了下午两点，精神好多了，也没有发烧症状，也没有打喷嚏、咳嗽，看来还是跟从前那样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我自己也松了一口气。

车胎压过路面时发出的刺啦声，不断从窗外涌来。好久好久没有听到如此喧闹的声音了，平日除开送货的和装垃圾的车子，这条路上都是安静的。灰尘扬起，洒落在路旁的油菜花上。

隔壁的人家聚集了十来口人，他们的门口一个人正在烧烤架上烤鸡翅、茄子、土豆，那股子熟悉的孜然味儿扑面而来。真是想念啊！好久好久没有闻到这些气味了。我还想念快餐店的气味，想念酸辣粉的气味，还想念那些各种垃圾食品的气味。

本来已经平静的心，跳跃起来，活泼起来，鼻子、手臂、眼睛、脚跟，都想动起来，想接触外面的世界。那个世界过去是如此稀松平常，现在却弥足珍贵。

正想着，父亲进到我房间来，“还在烧啖？”我说：“已经好咯。”他松了一口气：“那就好！那就好！我去药店问了一圈，没得感冒药买的。他们说你要是发烧，只能去医院看。”我惊讶地反问：“你去街上了？”

他说是。眼见得路障没有了，父亲自己开着电动三轮车往市区去了，一路上虽然碰到了检查站，没有村委会开的证明，没有出入通行证，照样可以过去。药店居然也开门了，排起了长队，街上也陆续有了一些人。

我对父亲说：“你应该叫我跟你一起去嘛。”父亲说：“你还要工作，我自家去就好。”他在我房间站了半晌，又趴在窗口看了一会儿，转身离开时，他又嘱咐了一句：“记得喝开水，晓得啖？莫再感冒了，否则这个时候好麻烦。”我说晓得。他这才慢慢地走出门，下楼去了。

晚饭过后，母亲说：“庆儿，我们去大堤上转转。”我忙说好，换好鞋子。沿着垵路往长江大堤上慢慢走，一路上看到的就像是回到往昔的过年场景。

家家大门敞开，车子停满，这一堆，那一堆，都是大人们在说话，小孩子在追逐玩耍，很多陌生的面孔出现了。我感慨道：“好热闹！”母亲说：“路一通，回娘家的，走亲戚的，看朋友的，都过来咯。”

到了长江大堤上，散步的人三三两两，时常听到笑声。我跟母亲站在坝面上，回头看垵，几乎快被四面八方盛开的油菜花包围，黄灿灿，明亮亮，花香随风拂面而来。转头透过防护林，长江对岸零星地亮起了灯火，江水浩浩汤汤，轮船沉默地行驶在水中央。

我从未见过如此美的家乡，或者说家乡年年此时都如此，我都无缘得见。这次见到了，涌上心头的先是喜悦，紧接着却是惆怅。解封了，那离我回北京的日子，估计也不远了。

天黑了下来，大家下了堤坝，慢慢往垵里走。母亲说：“这真是百年难遇！”婶娘撇嘴道：“我看啊，是千年难遇。这个时候儿，垵里几代人都在，你说过去么会有嘞？我看未来也不会有咯！”说完，大家又是哄地一笑。婶娘又接着说：“到时候，人一走，垵里又只剩下老人咯。”大家说是，各自叹气感慨了一番。

进到垸里，沿着垸路，越往里走，人就越少，大家都各自回家了。到了最后，只剩下我跟母亲两个人，因为我们家在垸的最后面。热闹都在各自的家中了，路上安静了下来。

我挽起母亲的手，母亲看我一眼，问：“明天给你煮点茶叶蛋吃，要得啵？”我讶异地说：“我又不是明天走。”每一次离家，母亲总要煮上十几个茶叶蛋让我带上。我又补了一句：“虽说现在垸里解封，但是么会儿能离开湖北，还不晓得。”母亲点头，“那我过段时间再煮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母亲又问：“你还有么子想吃的？”我笑道：“我还没这么快走哩。”母亲笑笑，没有再说话。很快，我们就要走到家了。

油菜花一路铺展到远方

